

场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最近官场秘密史

天公／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最近官场秘密史

(清)天 公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近官场秘密史 / (清) 天公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7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ISBN 7-5387-1564-9

I. 最… II. 天…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6238 号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

最近官场秘密史

作 者: (清) 天公

责任编辑: 魏洪超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435 千字

印 张: 142.7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564-9/I·1501

定 价: 1280 元

目 录

- 卷 之 一 演说官场备呈丑态 钻谋差使细诉奇形····· (1)
- 卷 之 二 查牙帖师爷得意 教方法和尚多情····· (13)
- 卷 之 三 拉面子小民吃苦 转口风上宪垂青····· (30)
- 卷 之 四 如意丹终能如意 称心丸难说称心····· (37)
- 卷 之 五 三千两无心插柳 十万元有意栽花····· (51)
- 卷 之 六 猾知县邀欢大幕 莽道台交恶中丞····· (63)
- 卷 之 七 吃醋争风酿成大狱 低头顺脑约法三章····· (80)
- 卷 之 八 捉赌审奸连番笑柄 损人利己一味推辞····· (93)
- 卷 之 九 大言炎炎卖国奴出丑
小心翼翼伪君子升官····· (99)
- 卷 之 十 似是而非夫妻反目 掂斤播两兄弟失和····· (123)
- 卷 之 十一 计机布阱一片神机 地久天长一场春梦····· (133)
- 卷 之 十二 移东补西簿书莫考 因奸及骗历史难堪····· (140)
- 卷 之 十三 欲界奇逢秀才捐通判
终南捷径观察作随员····· (145)
- 卷 之 十四 设圈套女学界蒙污点
拔短梯新孝廉丧良心····· (159)
- 卷 之 十五 广寒宫碧美娘蓄妓 白云观安道士欺心····· (166)
- 卷 之 十六 衣冠禽兽布就牢笼 草泽英雄安排巧计····· (179)
- 卷 之 十七 车头儿藏奸弄县主 封大令竭力媚乡绅····· (190)
- 卷 之 十八 利欲薰心当堂笞秀才之臀
大公无我默地探处女之阴····· (201)

卷之十九	赭衣人翻为座上客	蓝袍人不是个中人……	(210)
卷之二十	莲花庵妖尼施毒药	彰州城迷妇返清心……	(220)
卷之二十一	冤声载道裁判员调差		
	阔气冲天理刑厅莅驿……		(225)
卷之二十二	凤仙娘巧制游仙曲	薄命女悲题绝命词……	(233)
卷之二十三	白於玉深宵设计	尤味兰一命呜呼……	(241)
卷之二十四	尤贡士尸场递和息	杨理刑烟榻认干爹……	(251)
卷之二十五	卖风流意在迎奸	谈因果心存劝世……	(257)
卷之二十六	评红楼梦才女具慧心		
	赠碧玉环贼官露马脚……		(268)
卷之二十七	家主家奴尊卑失序	阿爹阿女伦理沦亡……	(279)
卷之二十八	露真脏满纸胡言	启疑心一条妙计……	(285)
卷之二十九	邓凤奴游戏示奇谋	尤仙姐凄凉感陈迹……	(291)
卷之三十	话到前尘分明因果	谈来现象洵是淫昏……	(302)
卷之三十一	客馆中不堪回首	舞台上引动春魂……	(310)
卷之三十二	一场好梦等空花	八集新书正结束……	(314)

卷之一 演说官场备呈丑态 钻谋差使细诉奇形

南亭亭长，武进李伯元同征宝嘉，曾铸《官场现形记》说部。洋洋五十万余言，描写贵人社会之种种现形，历历如绘，燃犀铸鼎，不是过也，夙已风行一时，脍炙人口，不胫而走二十二行省。伯元之名乃立，其气概直足夺小说家之前席。嗟乎！伯元而今老且死，所谓现形者，亦前此几十年矣。读者辄兴陈迹之慨！

余齿卑任性，语言无忌，文字不谨，致撻贵人之怒。既不容于朝，乃去而之野，东奔西逐，阅百十度月圆月缺，需时不谓不暂。眼界胸襟，繇之大展，祸福倚伏，几微消长之理，亦繇之而悟澈，乃者归去来兮，息影于古龙门里之老屋中，一几一榻，一纸一笔，无丝竹之乱耳。饶余乐之可寻，自春徂秋，成三十万言，立体仿诸稗史，纪事出以方言。恰与伯元所铸，有笙磬同音之故，名之曰《最近官场秘密史》，非敢有所借也。聊用袁简斋命名续《齐谐》之遗意云尔。

今儿五月十二，上海禁烟第三纪念日子。金利源马头有条轮船开往汉口去。足足挤满上千的客。这里头官界、绅界、学界、商界，至于种种经纪、劳动苦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谈话说笑的声浪比什么还闹。习静的人脑筋都胀了。

单说第三号官舱里面，有三个人正谈得兴头。要知谈的什么？先把这三个人的历史说一说明白。那一个有胡子的胖子，姓

牛，号信甫，本贯徐州府人。他祖上做过协台的，很有一分家私。吃这信甫一泡子滥嫖滥赌，不上几年花得个精光完结。因此在家乡边存身不得，没奈何！跑到京城里去帮帮阔人的闲。也是他气运大来，有个黄带子欢喜他灵利，投机的什么似的，就拜了把子。顶到这黄带子拿了权，这信甫就很得意了。又结交了好些的大人先生。京城里头，很有“牛八爷”的名气。这信甫原是排行第八，所以大家都叫他“牛八爷”的。这会子，湖南抚台牛中丞，当初做京官的时节和牛八爷很是谈得来。牛中丞虽是云南人，既然要好，便认了一族，按着五百年前共一家的一句话，也算不得他俩荒唐呢。此番牛八爷从京里出来，到了上海玩了几天。搭轮船到汉口，过船湖南去打个混的。那一个瘦骨脸的麻子，瞧去也有四十岁来往，他是苏州人，姓尤，号心迺。那一年北闱中的第三。他家本有几个钱，便捐了个内阁中书。同乡黄大军机很赏识他。只是这尤中书有点儿恃才傲物的脾气，人又极其古怪，笔墨原是好的，可惜流入苛刻一路。前两年福中堂做八十岁，户部司员公送二十四条寿屏，请他老人家做一篇寿文，他老人家的牛性发了，长篇累牍都是说不得的话。那出分子的没一个懂得文字的，便模模糊糊送了进去。福中堂也是双眼墨黑，不晓得寿屏上说些什么？打谅着终是恭维罢哩。又晓得是花了一千银子的润笔，请尤中书撰的文。原来福中堂很听人说：尤中书的笔墨是个名家。他虽是坎坎的一个举人底子捐的中书，倒说翰林院里头的人还比不上他。所以收到这副寿礼很欢喜，便高高兴兴的挂在东花厅上，还且自诩识者。向人说道：“这会子做寿，别人送给我整万银子的寿礼，我都不欢喜。倒是户部司员公送的二十四条寿屏，他们虽是花不了几个，我倒难为他叫尤某人给我撰文。我原想叫尤某人弄点笔墨，他们竟先获我心，所以我就高兴了。”说也可怜，偌大京城没有第二个读得透这篇文章。只有黄

军机暗暗的替尤中书叫苦，弄穿下来，那里吃得住！次年，有个送部引见的道台与福中堂有点渊源，并且很有点才名。有天，福中堂请这道台吃饭，一时高兴卖弄他这副寿屏。那道台读了一遍，不置可否，只是冷笑。福中堂也不留意。过了两天，那道台探听得尤中书寓在同乡黄大军机宅里，便透个消息过去，说“孝敬他一万银子，便把寿文上的言语不说穿。不然教他仔细……”！尤中书那里肯去理他。倒是黄军机着急了，情愿送他头两吊银子唬过这事。那道台拿定要一万。商议了好几天，还不拢局。齐巧吃福中堂的心腹倒听着了，一一对福中堂说了。福中堂立刻叫那道台去盘问出底细来，便怒忿了脑门，定见要问尤中书谤毁大臣的罪。还是黄大军机从中周旋道：“尤某的文字虽有几个不妥当的字眼，然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某道捕风捉影，索诈不遂，以致说坏了。至于尤某人这种性格久久终要闹出不好看来了才罢。中堂给他一点子利害，儆戒儆戒他，原是应得的。不过事隔一年，中堂又是一向说这篇文字忒恭维了。这会子闹起来，别人终要说中堂上了某道的当，不是合不来吗？”福中堂一想，黄军机的话说实在不错。当真的闹起来，果然我的文字一门显出底子来了。我这样的分位和一个芝麻似的官儿斗，就是砍了他的脑袋，希罕什么？倒是我吃人家轻量值得多了。便道：“你老哥说的倒是替兄弟打算的计较。但是尤某人我不许他顿在京里。三天里头就要他离开去。我就便宜他这一遭吧！”黄大军机连连答应道：“这个很可以，这个很可以……”于是安置尤中书到兄弟那里去玩几时。黄军机的兄弟现在江西署理臬台。所以尤中书和牛八爷一块儿出京，到九江分手。这是他俩的大略。

还有那一个和尤中书、牛八爷原不认得的。不过住的第四号官舱，只有一板三隔，因为谈起湖南抚台吃这人听到了。他原是湖南候补县丞。姓苟，名让仁，浙江天台人，却是秀子底子，长

于钻营一道。妙不过他的耳朵也长，面皮又厚，性情很是圆融，应酬工夫又极周到，定做成的一个“小老爷”的材料。这种样人假如不得意，做书的就不相信了。

且说苟让仁知道第三号里的两位同湖南抚台有渊源的，不知这两位什么班子？打量起来终比自己大些。便备了手本，穿了行装，过来禀见。尤中书、牛八爷看那手本写的是“蓝翎五品銜、湖南候补县丞苟让仁。”诧异道：“奇了！我们又不是湖南的官，怎的湖南的县丞拿着手本来禀见呢？”刚要回他，只见一个黑胖矮子穿着宝蓝实地纱开衩袍，系着绛色板带，晶顶蓝翎薄底京靴，报名“请安”。慌得尤中书、牛八爷还礼不迭。尤中书笑道：“老兄弄错了。我们并不是湖南的官。”指着牛八爷道：“这位牛大哥是镇国公府里的西席，同湖南牛中丞是一家的。”苟老爷忙又请安道：“卑职求大人栽培，中丞跟着赏句好话。”“老兄还没弄清楚，兄弟不是湖南的官。这么‘大人卑职’的称呼，其实不作兴呢。我们交个朋友，兄弟是最欢喜的。若是要弄这把戏，兄弟就不敢请教了。”苟老爷连忙答转口来道：“老哥说得是！”牛八爷替尤中书通过名姓、爵里，同黄大军机的交情，这会子江西去的缘由，说了一遍。牛八爷原是吹牛皮的大王，尤中书的历史原有点好听，所以一经牛八爷的口，竟装点得花团锦簇，仿佛戏台上串的一般气概。苟老爷伸着大指道：“了不得！”尤中书笑道：“老哥太誉了。那不过少年积习罢哩！”苟老爷正色道：“兄弟虽是个小官，却没有小官的质性，从不肯轻誉大人先生，希图进身求荣地步。所以一行作吏二十余年还没有跑过一点子的红。”尤中书听了苟让仁的这几句话不禁肃然起敬，瞧着牛八爷道：“八哥，你听苟大哥的话呢，真真是有气节的朋友。我只知道现在世界上的人总是蝇营狗钻、卑鄙齷齪，官场中人更加不好，那里知道卑官末吏之中还有苟大哥这样气节自见的人物呢！而今而

后我不敢相天下士矣！”列位可知道当面恭维便是“小人之尤”。尤中书见不到此，认是苟让仁是个“正诚君子”。真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了。

闲言少叙，且说苟老爷听了尤中书赞叹他的言语，心里着实高兴。又谈了一回闲话，牛八爷慢慢的说到牛中丞身上去。苟老爷连忙趁势窃听上司有甚嗜好？可以乘机钻营地步。便道：“我们中丞要算现今外任大员里面不可多得的人员哩！这会子升署湘抚，那里的局面现在又很不好，里头拿这重位交给他，况且年富力强，将来吏治民生，定有可观。”牛八爷哈哈笑道：“苟老哥你真真枉恐！在官场里混了多年，难道官场上的把戏还不知吗？老哥你我一见如故，也是有缘，不妨把我的那位本家中丞的历史说一说明白。”苟老爷忙道：“请教！请教！”牛八爷道：“老哥，你可知道牛中丞的官是那门来的？幸亏他会嫖，脸蛋儿又生得漂亮，然而大抵嫖的一门，只有倾家荡产，丢功名失身命。唯有他老人家的嫖，竟嫖出济遇来了。他原是秀才，穷得要不得，一向在家里教书。直到三十岁光景；有个朋友荐他到扬州姓许的盐商家里处馆。许盐商原是大商家，倒是富而有礼的一个人。瞧他笔底下还算过得去，所以非常的尊重他。他也福至心灵，一味的讨居停欢喜，只要居停所爱的事，什么都肯迁就。那许盐商单单的只爱嫖，嫖以外还欢喜附庸风雅。他便专在这门子上用工夫。当时扬州有个土妓，名唤小月的，很有几分颜色。很识得几个字，唐诗三百首烂熟于胸中。许盐商直当这小月李香君、顾眉生、卞玉京一流人物，没一天不去花上百十两银子。岂知这小月自恃有了这点点的才情，倒厌得许盐商俗了。要他的钱没法子，面子上巴结；暗底和我这位本家中丞好上了。我这位本家中丞原可以充一个风雅子弟，写点点小楷，一崭四齐，不作兴有一点不匀净，一个字儿大一些儿，一个儿小一点子，居然玉真公主的《灵飞

经》临得熟极而溜的了；做几首五、七言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唱起来倒比着马如飞的开篇还要好听；画几笔梅花，据说是彭刚直的一派。小月如何不倾倒呢。先是小月有一方玉章镶着‘莲花六郎、郑虔三绝’这么八个字，不知那里来的？珍爱不可言喻。就拿这方玉章送给我那位本家中丞做个表记。未几遇着乡试的年份，小月便把许盐商送给他的银钱，替这位本家中丞买关节、请枪手，居然弄了一名举人。咳！我那位本家中丞，不是兄弟说他没良心，干的事情很不作兴呢。”苟老爷道：“什么样了？怎地又埋怨起宪台来呢？”牛八爷道：“他中了举人，次年便进京会试，不料又中了进士。中了进士之后，公然把小月的情分义气忘得个一点儿影响都没了。小月痴心不死找到京中。恰恰的我那本家中丞出京了，所以本家中丞的心果然不可问了。然而面子上还没穿绷，小月也打谅人心是差不多的，我与他的真真是天高地厚之恩，重荷生成之德，那里会负呢？要是其中必有个缘故罢哩！但是当这土妓的人花钱手段一定高妙的。小月在扬州虽有许盐商一个大冤桶，只怕花在他身上何止好几万金！终不过东手挪来，西手耗去，那里有甚积蓄。况且替本家中丞弄到一名举人，花的钱也着实不少，已亏空了些。及至找到京中扑了个空，竟弄得进退维谷。没奈何，就在京中借着卖书鬻字的勾当，重理旧业。齐巧敝居停镇国公赏识起来。一日盘问小月的籍贯，小月便编派道：‘原籍是镇江人’。”苟老爷笑道：“扬州同镇江不过一江之隔，至于方言虽在不同，其实还是相近。此人听去却辨不出。”牛八爷道：“这种地方即使辨得来也不要紧。——你别打叉，让我一层一节的讲去。我有个脾气不好，倘然半途一打叉，就要接不上前后文哩。”尤中书道，“牛八哥原有这毛病的。苟大哥不要开口，尽听吧！”苟老爷答应了几个“是”。

牛八爷道：“小月说：‘原籍是镇江，姓王，父亲是个岁贡

生，做过教谕的，可怜过世的早，母亲也是官家之女，姓牛。父亲过世之后，贫乏立锥，母亲只得带了我依靠舅舅家去过活。舅舅却很可怜我们母女两个，又瞧我生的还不粗蠢，意思要把我做媳妇。只是舅母不依，因为舅母要把他自己的侄女做媳妇。有这一层阻力就拖查下来了。未几舅舅也故世了，母亲也亡故了，舅母便请了媒人同他的哥哥求婚。我的表兄大不为然，说道父亲在日原相定了姑娘家的妹妹，原不合意和舅舅家的姐姐结亲。现在父亲才得去世，热孝在身，也不该提议亲事呢。于是母子二人竟参商起来。我暗暗的对表兄说，你快别这样，这样就是不孝哩。别为了我一个苦命女子酿成你们母子不和。我是没依没靠的人，在这里更不安了。索性一言包括了罢！我是不愿意嫁你的。快收了这心吧！别把老太太气坏了。我那表兄听我这样说法，黯然道，妹妹我并不是存了什么的心思，终不过为了你一辈子的事情。虽是姑爷、姑娘去世的早，妹妹在我家过活，其实是娇生惯养的，何尝受得一点子委曲？现在的局面已是不对了，若不把这名分替妹妹争了过来，妹妹岂不是打到“赘”字号里去吗？这也是一着。然而父亲究竟在日有此一说，我就有所藉口。不然，旁人看来，岂不要疑我们有甚不雅致的交涉吗？妹妹放心，我又没弟兄弟姐妹。这件事谅来力量还够得上。万一天不从人，我情愿披发入山做天下古今第一个罪人！我也有一句总包括，我并不是存了一点私念，或是妹妹的姿色起见，若说姿色呢？不怕妹妹恼，平心而论，舅舅家的姐姐还比不过妹妹吗？我终为义气起见，妹妹一辈子大局哇！到底直弄得母子如仇，在家里存身不得，出门处馆去了。我也不容于舅母。转辗漂零十余年了，今儿瞧见“会墨”，知道表兄已成了进士，所以到京来的。不料摸了个空。没奈何借此糊口。虽然落到如此地位，到底不肯糟蹋身子呢。’敝居停大为感动，忙问：‘你的表兄是谁呢？’小月道：‘便是中九

十三名的牛玉。’敝居停道：‘嗨！嗨！就是牛玉？他是主事用的，我见过多回了，好个人才哇！’我那位本家中丞回京供差，得知小月又勾上了敝居停，这是好条路子。因此依旧和小月瞒了敝居停，私自往来。靠了敝居停之力，不过十年光景，直做到这个分位。只是小月三年前已死了。这段因缘奇也不奇？官场上的真相倒实在有点儿玩味。”苟老爷听了不住的把头来乱点道：“这的真相还算很体面哩。把老婆来给交上司，谋差事的把戏也很多呢！”尤中书道：“这倒并不呕苦人的话。我也很听人说哩，仿佛就是贵省不多几时闹过这门子的把戏来，吃都老爷参上一本呢。”彼此谈谈说说，很不寂寞。

有天到了九江，尤中书先自上岸不提。且说牛八爷、苟老爷十分投机，牛八爷便要 and 苟老爷拜把子，苟老爷道：“老哥同中丞是本家，兄弟就不敢了。老哥既然不弃兄弟时，兄弟情愿拜老哥的门。”牛八爷道：“那是不当的。兄弟也决不敢放肆的。”苟老爷便不管牛八爷答应不答应，便满口的“老师、门生”，叫的震天价响。

过了一宵，次日已到汉口。当日没有开湖南的轮船，便住了“迎宾江馆”，包了一间大菜间。牛八爷便叫底下人去轮船局里打听多早晚开洞庭轮船？一时打听回来说：“明日也没有船，后日是快利轮船开宜昌。洞庭船还是上一天开的。转班须要十来天呢。”牛八爷听了沉吟一回道：“老弟怎样呢？若是搭宜昌船去，要在大江里过划子去，论不定是半夜里，我实在有点吃不住。横竖也没有要紧的事。不妨玩几天，等洞庭船罢。况且洞庭船上的买办，是熟人，更其招呼得好了。”苟老爷没口子的道：“老师主意怎样，门生终归也是怎样。”牛八爷道：“如此好了！我们索性拜一天客，骗两顿吃局好吗？”苟老爷道：“很好，很好！但是门生这里熟人不多，有几个还是商人。”牛八爷把桌子一拍道：“更

其好了！吃局还怕一张嘴来不及呢。”苟老爷愣了半天，不懂牛八爷的命意所在。牛八爷便附着苟老爷的耳，悄悄的说了一回。苟老爷连连点头说：“罢！”相视而笑。

次日，牛八爷衣冠楚楚。苟老爷瞧他却戴着亮蓝顶珠，拖着一支蓝札大披肩花翎。心里诧异，他说并没有什么功名呢，怎地顶戴倒很阔？不禁问道：“老师贵班是……？”牛八爷笑道：“你瞧罢。”苟老爷道：“这是道台了？”牛八爷摇头道：“不是，不是。三品京堂，你瞧不错吗？”苟老爷道：“是是……是很不错！”又瞧他帖子乱插着几个大帖子，什么“世愚弟”哩、“姻愚弟”哩、“年愚侄”哩、“治生”、“晚生”、“养生”、“侍生”……一古脑儿应有尽有。最可怪的有个“额外生”的帖子，不禁又诧异，问道：“老师这副‘额外生’的帖子是拜谁的？”牛八爷啜嚅道：“这是裙带亲。”苟老爷如有所悟，笑了一笑，又瞧那片子是四六大单，寸五分的大颜字，刷着“牛桂”两字。牛八爷道：“这字写的好不好？还是陆殿撰做孝廉的时际写的，年代却不少了。印得多了，有点马马虎虎了，譬如招牌纸似的，终算老招牌了。所以也不去求人家写了，重雕一方哩。老弟，你别笑我这话没由来，你没瞧见梁太守的片子哩，竟然笔画都瞧不清楚了。往往人家认错了字，便说认不得他。好在他是大名鼎鼎，官虽不大，其实好算得当今第一流人物哩！”说罢一阵子“哼”而“哈”子，出去拜客去了。

苟老爷也结束停当，拜了几个洋行买办，没一会儿就回来了。牛八爷直至差不多张灯时分才回来。跟手来了五六起请客的条子，牛八爷、苟老爷都有。牛八爷道：“我们应酬两处吧。各人去一处，你先同我廖家班子去应酬了杨厚夫杨观察。散下来再到吴新家应酬你的傅松泉傅买办。你瞧好吗？”苟老爷道：“老师吩咐，再妥当也没有了。”于是坐着轿子，一径来到南城公所

“廖家班”。杨观察同着四五位朋友已在相好金玉房中摸牌。牛八爷替苟老爷介绍，一一通过姓氏、官阶，内中一位最阔的是姓赵，号芝荪，杭州人，军机处记名道，现当院上总文案营务老总、银元局会办、善后局提调；全省阔差使，赵观察差不多占了一半。他老人家痴心不足，还想谋个牙厘局总办来混他一年，据说运动得差不多了。苟老爷便把同乡来拉拢。赵观察虽是顶红的道台，他性格儿最是谦和，没口子的乡老哥长、乡老哥短，亲热非凡。苟老爷暗暗盘算道：可惜我是湖南人员，他招呼不到。不然，不愁没好差使当吗？

须臾，摸牌已毕。杨观察道：“咦！金毛吼怎地还不见来？”牛八爷诧异道：“金毛吼是谁？可不是强盗的绰号？”杨观察笑道：“呀呀呼！那里是强盗哇！岂有强盗同我们官场中往来的吗？对你说吧，如今我们大、中、小三班人员大半是欢喜玩的，因此分出名目来。是阔的有四人，就叫‘四大金刚’（这位赵芝荪赵大人却是金刚之一）；其次的有十人，就叫‘十大天王’；又其次者便是‘三十六天罡’。恰才说的金毛吼是‘三十六天罡，之一，他姓尹，号再生，是个大挑知县。”牛八爷笑道：“原来如此。同京里的‘十二花神’一个样子的。”杨观察道：“‘十二花神’比我们‘四金刚’哩、‘十大天王’哩、‘三十六天罡’哩，名目雅致得多了。这‘十二花神’是那几个呢？”牛八爷道：“一时也说不，就是敝居停算‘花神’中的‘西施’，司莲花的。”杨观察道：“有趣！有趣！我们原想选出‘七十二地煞’，却选不出这许多人来。倒不如也先‘十二花神’很有玩味的。”金玉接口道：“若是选‘十二花神’，我荐一个人当‘西施’，再妥当没有了。”杨观察忙问“谁配这‘西施’的雅号呢？”金玉笑道：“藩台文案华莲庵华大老爷的脸蛋儿终算俏皮哩！还且华老爷的号叫做‘莲庵’，牛大人说西施是司莲花的，‘莲庵’两字一发的妥切不移

了。”赵大人大笑道：“本来我也想到了。只是金玉荐了，我头一个不答应，情愿不妥当些，选别人吧！”杨观察诧异道：“这是什么意思？”赵大人道：“你老哥真真糊涂。你花了一大票的冤枉钱给金玉，金玉暗底子里给莲庵快乐。莲庵这人，其实不作兴，金玉你也说不过。”杨观察道：“瞎说！没有这事的。金玉同我的交情非同儿戏，断断没有这种拗味事，倒我的蛋呢。”金玉贬了赵大人一个白眼道：“你听杨大人说呢。幸而杨大人是知心人，不信你的话。不然，我还吃得住吗？大小这种使促狭的话不作兴说呢！”牛八爷笑道：“金玉姑娘会说得很。赵大人就没了的说了。”杨观察笑道：“闲言烂语一并收罗。尹再生既不来，我们别等他了。”于是相让入席。

赵大人忽然想起来了，说：“再生得了新阳厘差了，今儿下的札子，光景他正忙着呢。”杨观察道：“嗨！再生得了差了？新阳厘差实在不坏。一年两三万呢！”赵大人道：“再生此一番事情虽是上中，然而本钱花得太大了！”杨大人道：“听说十三姨的路子，不知确不确？”赵大人道：“不是十三姨的路子，是谁呢？但是十三姨的身子虽灵，其实没有大本钱也休妄想。这番再生是一对黄豆大的金刚钻戒指，价值一万洋数挂零呢！就是跑到上房的施大爷那里也花到三千金呢！”杨观察道：“十三姨的路子呢？多捞几个也不怕闹出乱子来的，上头很明白呢。”苟老爷听了咋舌不置。直到席面将散，尹再生大令方匆匆的来了。杨观察同着众人都起身招呼，道贺。再生谦逊一番，同赵大人请了一人安，谢了大人栽培。赵大人道：“这不是兄弟的力量，不过中丞的交件按着办就是了。”尹大令道：“中丞交下来，大人多一句话，卑职就吃不住了。回到差之后，还求大小在中丞跟前栽培几个字，卑职没齿不忘呢。”杨观察笑道：“再生别闹这把戏了。老实说我们跪着求还比不上姨太太放个屁的力量狠呢，效验灵呢！”牛八

爷笑道：“你老哥说得忒精致了。”说着杨观察从靴页子里找了一回，找出一个条子来递给尹大令道：“请老哥栽培他一下子，好歹给一点事情。他是兄弟的表弟，笔底下还来得。”尹大令忙接来瞧，是“奏保经济特科、甲午举人车云飞、号小霞。”十六个浓墨小楷。尹大令忙道：“遵大人吩咐。只怕局面小，委屈了车孝廉。”说罢收了条子。又道：“卑职还有一点事情不及伺候大人了，欠陪诸位了。”匆匆的又去了。赵大人笑道：“再生得了好点的事情，锋芒就犍得很哩！”杨观察笑道：“其实还有点孩子气哩！”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